

光羽留痕

春联里的年味

□ 娄光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贴春联,火红的春联里盛满了年的味道。

童年时,我看到春联都是现写的,随写随干随贴,街坊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等先生写完对联,含笑取走,贴在自家的大门上,新年就开始了。

父亲毛笔字写得好,自然就成为了写对联的人。他乐此不疲,写一上午,不累反而感到骄傲。对联都是现拟的。我记得父亲写过:抓纲治国,全面发展;也写过: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后来也写:家居宝地,人在福中;还写过寿比南山松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后来集市和商店里有了卖对联的,大家觉着现写太麻烦,父亲也就不写了。尽管卖的对联内容重复,或者每家都是一个模式,但浓浓的墨香总能体现出过年的滋味。

现在一些单位、银行、保险公司都在赠送对联,内容带着很重的宣传味儿,对联变成了印刷的,符合时代又有新意,印刷精美,溢金流彩,但是贴在门上,花里胡哨的,仿佛又失去了春联的意义。

我们家重新写春联是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年。大伯没有回家,一家人的心上蒙了一丝阴影。四叔带回来一副村里分的春联,父亲对着独

自发呆,低声说:“今年的春联咱们写吧,这幅咱家贴不上。”春联上写的是:德高望重,福荫四邻。确实贴不上,一个普通的家庭哪能承担得起?父亲重新提起笔来,写下了大伯常说的: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副春联每年都是父亲书写,贴了好多年,俨然成了家训。直到我儿子和侄子参军,考上大学,父亲才写了:江山润秀色,桃李艳春晖;龙潭起蛟龙,吉地腾春晖。

今年,八十一岁的父亲,不顾疫情重重,夏天还是赶到大连去看望了八十六岁的大伯。回来后忧心忡忡,因为大伯后小脑萎缩,竟没有认出他这个亲弟弟。

年底,父亲没有逃过新冠的侵袭,发病后一直住在医院。古历腊月二十六,我去医院。父亲问:“你哥姐来没来电话?”我摇头,父亲笑了:“看来没事。你大伯回不来了,不知道他过年还能不能认得家。”我猛地呆住。

父亲又说:“今年对联你写吧,就写:故土如金不盼归,望破苍茫心依圆。”我望着父亲,他目光浑浊,充满泪水。

年真的来了,父亲的春联对仗虽不工整,但有年味,也有,时光的脚步声。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作协副主席。)

芬芳馥郁

新春拥抱新生活

□ 阿芬

因为一直没阳,庆幸了一些时日。殊不知,病毒是个无孔不入的家伙,它对别人没有怜悯,对我也没有手软,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造访了我。我阳在“世界杯”期间。这是个有趣的节点,一边是绿茵场上的烽烟,一边是病毒带给我的痛苦,亦喜亦悲地交织在一起。体温一度升至37度以上,后背发凉像背着一块冰坨,恨不能披上棉被抱着火炉。喝口水嗓子如吞刀片,走路晃悠如在梦里,全身的每一道骨缝都在隐隐作痛。

即使这样了,我也和年轻球迷一样“熬鹰”,终夜睁着眼睛盯着电视,绝不错过一场又一场喜欢的比赛。场场口干舌燥水杯不离口,场场真情涌动激动不已。C罗、姆巴佩、梅西……法国、阿根廷、克罗地亚……桑巴舞退场让我着急难过地掉泪,也为方格军团的出局扼腕叹息。世界杯除了是一场足球的盛宴之外,它还是

一曲生命的咏叹调。

经历过阳,仿佛清醒了许多,同时也倍感庆幸。世间万物,名人凡人,病毒面前一律平等。我阳的时候,并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只当是一场小感冒。身体痛归痛,脑子里还在追世界杯。现在回看,才觉后怕。如今是好了,但还要时刻提防复阳。痛定思痛的结论是,能走着不跑着,能躺着不走着,能慢则慢,不劳累自己。与此同时,更觉老天待我不薄。“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人常常是随心所欲的,但生活依然爱我们。这让我禁不住时时感恩,常常珍惜。

快过年了,我除了庆幸能闯过来,还庆幸能迎接又一个新春。纵使这人间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可面对接连而至的“幸运”,我除了感恩和珍惜,还有何求?

(作者本名马承芬,系青岛市作协会员,青岛图书馆中老年文学讲习班班主任。)

兔儿爷(外二首)

□ 桑恒昌

何须武装到牙齿
牙齿就是武器
诅咒解恨
凝聚气力

每当它张嘴还击
肯定是被惹急了
的兔子
它是地道的草民
掠草充饥掏洞栖居

动如脱兔
只是为了逃避
猎食它的禽兽
是世世代代的天敌

除却弱肉的生命
只剩下一张
比命值钱的毛皮

幸亏十二生肖
榜上有名
无论大小
上了榜就是爷
兔儿爷

总算入了中华民族
不朽的典籍

都在路上

春跑得飞快
夏追得大汗淋漓
刚想停下
喘口气
秋风一凉
冬又立起身来
无论何时
都不要说
我们拥有了什么
要说只能说
我们丰富了什么
我们和时间一样
都在路上
都在上帝
走过的路上

祈福

大雄宝殿
肃穆庄严
僧侣和俗众
伴着木鱼
齐诵佛教的经卷
祈福的钟声
唤醒山峦
在空中
在心上
画着
生命的延长线

好想活到
和神仙
共老的一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

昌言无忌

兔年,渴望远行

□ 刘同昌

去年12月18日是阿根廷在世界杯夺冠的日子,在亿万观众狂欢的时刻,我把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方尖碑,七九大道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助兴,没想到引起了好友们的关注和共鸣。记得五年前去南美旅行,飞行二万公里,30个小时,遥远的旅程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记忆。

这些年,我给自己布置了三大作业:读书、锻炼和远行。疫情以来远行的作业交了白卷。新年伊始,由旅行而结识的季大姐,从北京发来信息,询问今年的出行计划。而她虽已去过八十多个国家了,但信念不变,行走是她多彩退休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我们同去巴西旅游,参观亚马逊河,当天到达马脑斯已是深夜,第二天队伍还没集合,她就早早跑到亚马逊河畔凝望。想想看,一个人梦寐一生的夙愿在眼前实现了,是一种怎样的激动。

行走在五大洲的土地上,除了那些人文古迹,名山大川,见所未见的风光之外,印象更深的是“人”。旅行中我们第一个接触的人是导

游,这些精通汉语的导游给我们带来丰富多彩的介绍后,他们的真诚和坦率又很容易赢得我们的友谊。印度的马勇(中文名),美国的司迪威,波兰的小史,英国的大维,日本的明明等等十几位导游不但入圈还加入私聊。他们大都在疫情中坚守阵地或直播带货等待生意。波兰的小史告诉我,他已经在中国银行华沙分行工作了。有一年他来上海出差,还约我见面。当年给我们作地陪时,还是著名的雅盖隆大学的学生,中文水平不太高,想不起中文翻译时,常常自我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他是哥白尼的校友,因为哥白尼也在雅盖隆大学读过书。

虽然我已去过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但渴望远行的心依旧存在。远行是求异,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肤色不同质的人交流,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勃发和神奇。尼采说,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兔年,起舞的生活一定会到来。(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青岛市老年学会副会长。)

蕙质兰心

日历牌上的春节

□ 白玉兰

童年的记忆里,哪天过年是一个无须强记就能记住的日子。为了增加这天的仪式感,挂在墙上的那个不大的日历牌,总有一页是折叠起来的,那便是春节。那时候的日子似乎很短,就在我们的举手之间。那时候的日子又似乎很长,总是要等到每个清晨才被翻过。当折叠起来的那一页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兴奋地连心跳都在加速。后来的日历牌换成了大版,一个月的日子印在了一张纸上,一年的时光用十二张纸就过完了。圈圈点点时,日子就消失在了挥手之间。现在的日历牌就在手机的屏幕上,日期,天气,出行指南。看似方便,却没有了从前的那种温情和怀恋。

有时候我会在心里笑话自己。笑话自己每年的年初都过得恍恍惚惚,每年的年底都过得麻木木木。但是2023年的到来,让我有了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源于今年我们频繁使用的那些新词:静默、阳过、阳康、复阳。这些就如小说里的词出现在了我们的生命里,与我们的生命齐肩并行。在这艰难的行程里,有的人落伍了,

有的人消失了。他们的生命定格在了2022年的岁末。

我也同样经历了一次与狼共舞的难忘时光。阳了的第一个早晨,天空搭建了一个冰的舞台,雪花在浪漫地飞舞。胸膛里为奥密克戎搭建了一个火的舞台,它在跳着最疯狂的舞蹈breaking。冰和火在缠绵。阳了的第二个早晨,一只喜鹊站在它简陋的屋顶之上,在不停地鸣叫,那声音是沙哑的,苍凉的,无助的。我害怕,是不是喜鹊也病了。阳了的第三个早晨,我看到楼下垃圾桶旁,那个跛脚的老人又一次站在了那里,他赤手分拆着每一个垃圾袋。直到半个身子都陷进了垃圾桶里。我在想,他阳过吗?他怕阳吗?

2023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春节的味道就是团圆,或许今年春节的味道更多的是思念,这种思念是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是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是对美好刻度的怀念。在怀念的味道里,让我们过完这个春节,哪怕眼睛里噙着泪水,至少那一桌子年夜饭是热乎的。(作者本名张丕霞,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会员。)